



奔跑在冬日暖阳中

◆长屿中学七(5)班 林李宜灏

当那抹璀璨的日光降临,我决定义无反顾地追随那一束光,追随坚持和勇气。

——题记

冬日的清晨,张开嘴、哈口气都是团团的白雾,天空是灰蒙蒙的,树丫的剪影突兀地落在跑道边,空气中交织着紧张与不安,我的心更是无法平静。暖和的阳光虽带来一丝慰藉,但也无济于事,紧锁的眉头丝毫没有松开的迹象。

“800米考试啊。”我喃喃自语。终究是要面对的,但说实话,当我站在四楼俯视操场时,是恐惧的。接受冬日暖阳洗礼的广阔操场,如同镶上了一层金辉。尽管充满活力,却给我一种压迫感,这缘于我难以言喻的体育成绩,长跑是如同噩梦般的存在。在这无尽头的跑道上奔跑,光是想象,绝望就已涌上心头。

终于站在操场上,心中无奈,却也只好硬着头皮跑下去。寒风刮着裸露的双手,腿似乎沉浸在冰水中。向前望去,只见满眼都是雾……我的心脏如同被束缚在笼中的猛禽,狂暴地撞击胸膛。我的心情五味杂陈:不安、绝望、恐惧……冰冷夹杂着温暖的汗珠撕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庞滑下,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好似闪闪发光的珍珠,那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色泽。此时我才注意到,冬日暖阳那么明媚、那么绚丽,它掠过我的眼,留下一片坚持与希望。

是啊,阳光总在风雨后,人生跑道上的凄风苦雨正是锤炼意志的过程。因为坚持,我才能面对这暖阳的照射,在这经历中完成升华……

冲过终点,我知晓已战胜雾霾,感受到冬日暖阳洒在身上的温热。冬日的暖阳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生活的礼物。让我们在奔跑中感受它的温暖,享受它的恩赐,让心灵在冬日里也充满阳光。

【简评】文章以描绘冬日清晨的寒冷与自己面对800米考试的紧张、恐惧,营造出压抑且不安的氛围,让读者身临其境。文中巧妙地将冬日暖阳这一元素贯穿始终,它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,更是作者在长跑过程中坚持与希望的象征,升华了文章的主题思想,展现出小作者敏锐的生活感悟力。美中不足的是长跑关键节点处,若能着墨于细微动作、心理变化等更多细节描写,文章将更具可读性和感染力。

东坡的酒樽

◆市四中八(18)班 金科渝

大醉。

东坡先生酒樽里的残酿,像极西湖澄澈的水,荡漾着月光。

先生好饮酒,可酒量不行,故常常“大醉”,然后“作此篇”。年少有为,高中进士,东坡得意,一任“群芳妒”。银樽落地,清酒洒落,化作东坡心口的一片西湖,牵起先生与杭州的情缘。而杭州与东坡,都成了对方经久不化的甘饴。

我们只能在诗篇中望着先生“欢饮达旦”。清酒入樽,酒香四溢,酒在其中,乐亦在其中,故大醉。他说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他又说:“醉饮西湖晚,步转北渚长。”光影摇曳间,他在那小亭里,大醉,大笑,大乐,响传千古,旷达古今。为何如此乐呢?只因为“惟有饮者留其名”吗?一定不是。

爱吧!

爱什么呢?是酒的醇香吗?是那千篇一律的景吗?一定不是。

我们被诗篇蒙蔽了,故未望见。

君不见,视饥荒而心不忍之苏轼;君不见,望疫病而痛心疾首之东坡;君不见,看洪灾而顿足蹙眉之子瞻。君从未知晓,曾经的杭州是怎样不堪的蛮夷之地。这一切,藏在先生赞美的文字里,不被世人知晓,只留一派洒的身影。可我们仍循着蛛丝马迹看见了日日夜夜坐于案前,呕心沥血,苦思冥想,殚精竭虑的先生。夜已深了,而先生仍伏于案上,烛火昏黄,映出了桌旁的酒樽。酒樽是空的,杯底深邃,望不到尽头,无法再用昏黄的烛焰照亮,更无法倒映西湖的明月,而是盛满了先生

写不尽的思念

◆九龙学校栖溪校区八(2)班 唐诗诗

我的三爷爷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,很招小朋友喜爱。每次一有小朋友问我那是谁的爷爷,我就会骄傲地挺起小胸脯说:那是我的三爷爷。继而收获一大堆羡慕的“哇”声。

我的三爷爷身体十分健康,光脚在地里耕上一天的田都不喊累。他的手很巧。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木匠,所以木雕做得很不错。

记得有一次,妈妈拿出两张照片,问道:“你还记得第一次拍周岁照吗?那时候啊,你可调皮了,还老是哭,我们一家子人都拿你没办法。直到你三爷爷把礼物拿出来,你才没哭哩!”我一听来了兴趣,忙问:“什么呀什么呀?我咋都忘了?”妈妈说:“就是你那宝贝盒子里的咕咚摇呀!”我一听,这才明了。三爷爷做了不止一个,他做了十多个呢!有木雕的小兔子、小青蛙,还有草编的蚂蚱,有时候还会送给我的好朋友呢!

我想三爷爷小时候一定很调皮,为什么这样说?因为他总喜欢带我去父母不让我去的地方。夏天,荷花盛开,我们就喜欢去这池中有淤泥的地方,干什么?当然是为了找藕呀。我们总是在那里待上半天,回家时只带着满身泥污,藕呢,一个都没有。因此,免不了挨骂。但这个小老头隔一天就忘了。

还记得他常常带我上山,当然我的父母仍然不允许。山上的松树十分多,一个小小孩子的心里,住的是TA魂牵梦萦的人。记忆里的三爷爷,有如孩童般纯真的心,有赤子般的情感,因此才能收获孩子的思念吧。斯人已逝,却依然活着。很多时候,我们不必刻意去追求轰轰烈烈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【简评】情动于衷,自然流之于外。

一个小小孩子的心里,住的是TA魂牵梦萦的人。记忆里的三爷爷,有如孩童般纯真的心,有赤子般的情感,因此才能收获孩子的思念吧。斯人已逝,却依然活着。很多时候,我们不必刻意去追求轰轰烈烈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龙灯照岁

◆存志外国语学校八(4)班 金宇澄

的思虑与难以言说的苦痛。

接连着七篇的调粮奏章,迅速建立的安防,有条不紊的治洪工程,随着一系列的努力,杭州开天,东坡开颜,与民同乐,载歌载舞。果然,在一杯杯酒中,饱含的是先生对杭州人民,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心。他深爱的,或许是这个吧!故大醉。

盛满清酒的酒樽,在先生手上摇动着,洒落一滴滴佳酿,星星点点。

先生每日如此,乐不可支。的确,先生望着安居乐业的杭州人民,定是自豪而宽慰的吧!

于是,先生离开了这片成为他第二故乡的土地。辗转流离,在仕途的起起落落中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“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”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,先生从未放下酒樽,也从未放下他心中那片西湖,只字不言,只待半生后回到那片深爱着的土地。人们仍铭记着他,他也深爱着,如同苏堤之花“飞英蘸波,纷披掩映”一般诉说着深情。

先生去了。但酒樽是满的,因为

他要敬爱的天下苍生!

酒酿皓月,酒香四溢,像极了月下湖光,像极了先生的悠魂。

【简评】以“酒樽”为寄托点,以“残酿”比作西湖水,一下子就串起了东坡与杭州,顺势引出下文,这个构思点很巧妙。

然后集中笔墨呈现东坡为杭州百姓所做的努力,再联结东坡的诗词,这样使得本文既内容充盈又文辞典雅,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。“以酒敬杭州”更是以酒敬东坡。

龙灯照岁

◆存志外国语学校七(10)班 陈韬聿

的思虑与难以言说的苦痛。

“古传腊月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……”祭灶日——年序幕的拉开,也是“辞旧迎新”的开端。

腊月廿四这天,老家长辈们的一通电话,将我们唤回烟火乡间。车子在乡间路上缓缓地行驶着,我望向车窗外,宁静安逸的乡村在一个个红红的灯笼下神采奕奕,古朴的房屋在红灯白雪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妩媚,升腾起袅袅炊烟,它们美成了一幅温柔的画面。

临近黄昏,在夕阳余晖的注视下,我兴奋地向老宅奔去,快速的步伐掩饰不了我的激动。我一把抱住了门口迎接的爷爷。

“爷爷,奶奶去哪了?”我迫不及待地扫视着周围,又抬头看向爷爷。

“你奶奶在厨房里,今天要祭灶。”爷爷笑着对我说。一心想去找奶奶,浑然不知爷爷口中的祭灶究竟是何等大事。

我一边快步走向厨房,一边唤着奶奶,但没有得到回应。很疑惑,我快步踏进厨房寻找,没有见到奶奶,视线却被灶台一桌的好菜吸引住了。各式各样精美的菜肴摆了一桌,水果、糖糕的装点更是为这桌丰盛的菜肴添色不少。特别是红亮诱人的红烧肉,状如琥珀,真让人垂涎欲滴啊!我的喉嚨情不自禁地吞咽起口水。此时我才注意到在桌前还摆着几杯酒,摆在正中间的一只大香炉上插着三支清香,两支电子红蜡烛闪着红光,九个纸折叠的金元宝有序地摆放着。再往上看,灶前贴着一张画像,色彩浓艳,画中是一位有着长长胡须的老者,他身着官服,手持玉板,面带微笑,朝向前方,威严十足。两侧站着几位童子,他们簇拥在老者身前的聚宝盆边。两边附有一副对联: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,横批为“一家之主”。

“难道爷爷说的祭灶,就是祭拜这位老者?”各种问号在脑袋里转个不停,眼睛又不自觉地落回红烧肉上。“拿一块尝尝没有关系吧,反正这位老人家吃不完,奶奶以前都让我先吃的。”“哎,小兔崽子,你快点给我住手,现在不能吃。”奶奶两步并一步地走向我,声音是那样急促,失去了平时的和蔼亲切。我顿时有点心虚,将手缩回,眨着眼睛看着奶奶。

到了正月十五晚上,伴随着这此起彼伏的鼓声,古街两侧悬满花灯,文化广场上,无数节龙身正在拼接。令我惊讶的是,年轻人举着轻巧的碳纤维龙身,老人们却捧着祖传的毛竹龙骨,两条龙在暮光中静静对望。社区书记擦着汗解释:“老龙走城南,新龙游城北,这叫双龙呈祥!”

我跟在阿爷身后检查老龙。七十二户人家送来的龙节各有故事:三婆那节贴着孙予满月照,开餐馆的老王在龙腹塞进辣椒干,我的龙头灯里则添了电子风铃。暮色初合,双龙同时点亮,老龙的棉芯灯笼晕染着暖黄光晕,新龙的LED灯流淌着七彩星河。鼓点如春雷滚过大地,两条龙开始游动。我跟在阿爷身边舞动龙头,电子风铃与铜铃铛和鸣,竟意外地和谐。转过新建的跨海大桥时,对岸新城灯火通明,玻璃幕墙将龙影折射成满天星辰。

最动人的是双龙在文化广场交会的刹那。老龙忽然昂首转身,新龙默契地俯身盘旋,龙须与光带交织成巨大的同心圆。抱着曾孙看龙的三婆抹着眼泪说:“我嫁过来那年,龙灯还是纸糊的呢。”穿汉服直播的姑娘们,举着糖葫芦追逐的孩童,还有轮椅上的老木匠,所有人的脸庞都被灯光映得通红。

子夜散灯时,阿爷把旧龙头灯递给我:“明年该你掌灯了。”海风送来咸湿的祝福,我看不见新城的光河与老城的灯海连成一片。那些坚守与改变,传统与新潮,此刻都化作龙灯里跳动的火苗。台州人的元宵从不是简单的辞旧迎新,而是让绵延千年的龙魂,载着所有人的梦想与期待,游向春天的更深处。

圆耙

◆九龙学校栖溪校区八(4)班 黄明漫

腊月里,老北京人要吃腊八蒜、喝腊八粥,而我们老家的美食则是圆耙。圆耙其实就是圆形的年糕,只是我们这边习惯把“年糕”叫作“耙耙”。

腊月里,寒风会从四面八方袭来,直愣愣地钻进房间。管不着,要做圆耙了。爷爷奶奶会早起准备,爸爸和周边亲戚家力量大的男丁会前来帮忙。“嘿咻,嘿咻!”温热的粉团,被捶打得越来越柔。摘一块,在手心揉压,反反复复地搓揉,慢慢变成扁圆形的圆耙,好似娶孩肥白的手臂。孩子们早已洗好手,在一旁等待。一块不够,再来一块,直到肚子像皮球一样圆滚滚为止。看着孩子们欢乐的模样,大人们的眼里盛满了慈爱。这天做的圆耙,承载了人们一年的辛苦和快乐。

在我的家乡,圆耙是最可心的小吃。

乡人们总是热衷于把带馅的圆耙当作早餐。

孩子去串门,用来招待的也是这种圆耙,里面的馅多是煮熟的红豆、少量的葱花以及一些盐,咬一口,尽是软糯香咸。每天与小伙伴们去山间探索,

去亲戚家游玩,若是嘴馋了,回家找大人是最好的方法。爷爷奶奶将圆耙放入火堆中慢烤,孩子们

在一旁撑着下巴等待。烤好后不顾烫立马吃,一个圆耙几个分,你一块我一块,蘸着白糖吃,软软糯糯,心里流淌着丝丝甜蜜。这算是我们儿时的福利。

我的家乡是一处无辣不欢之地,著名的老妈子辣椒酱便是家乡的特产。少量猪油下锅,放入圆耙油炸,慢煎至两面泛起金黄色,便可出锅,若是糊了也无伤大雅。出锅后撒些辣椒粉、五香面,便可让人直流口水。咬一口,外层金黄酥脆,里面软软糯糯,麻、辣、鲜、香,刺激着人的味蕾。这是大人们最喜欢的吃法。

有人家建新房后会办喜酒。酒席上,孩子们最期待的是撒糖糖、红包以及圆耙。喜糖像雨一样落下,红包如同雪花飘来飘去,不知会花落谁家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红包,同时要躲避圆耙的“攻击”,若是被砸到可要哇哇大哭了。此时的圆耙是最不起眼的,大多是大人在接,每人都能拿到一袋,但最后也会到孩子们的肚子里去。

只可惜如今身在异乡,见不着圆耙,也尝不到这股家乡的味道了,甚是想念啊!

捣白声声里的年味

◆存志外国语学校八(3)班 王轩宇

腊月廿八清晨,檐角结着薄霜,奶奶端着木盆往石臼里浸水的“叮咚”声,比闹钟更早地叫醒了我。我知道,温岭人年节里最动听的序曲——捣年糕要在石臼与木槌的碰撞声中开场了。

老屋天井里的青石臼蹲在墙角,像只表面布满海浪般纹路的沉默老龟。奶奶用竹刷一遍遍擦洗着白壁,水珠沿着斑驳的沟壑滑落。“小鱼来,把柴火烧旺些。”奶奶掀开木桶,糯米香便混着氤氲白雾扑面而来,沾在睫毛上凝成细密的水珠。土灶的灶膛里火光冲天,映得她银发泛金,铁锅里的水“咕噜咕噜”地冒着泡,像在应和远处零星的爆竹声。

“咚!”当第一槌砸进石臼,仿佛整个院子都跟着震颤。二姑父扎着蓝布围裙,双臂肌肉虬结如老树根,木槌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,蒸熟的糯米团在石臼里翻腾,渐渐褪去粗粝,泛起珍珠般的光泽。“要趁热打铁!”奶奶喊着温岭土话,往白心洒一瓢山泉水。白雾腾起时,二姑夫的槌子又准又狠地落下。我踮着脚递毛巾,看他古铜色的脖颈上滚落汗珠,在冬日阳光下碎成细链。

暮色初临时分,第一笼年糕终于出笼。奶奶用竹刀切下薄如蝉翼的一片,只见年糕片在夕阳里透着温润的玉色,我接过这热乎乎的年糕,咬下的瞬间,新米的清甜裹挟着柴火在舌尖绽放。外层柔韧,内里却绵密,齿间细微的颗粒感让人想起秋日晒谷场翻飞的稻穗。我迫不及待地将年糕团按在红糖碟里,浓浓的琥珀色糖浆顺着雪白的软皮流淌,我吃得忘乎所以。

最妙的当数制作嵌糕的仪式。奶奶将热气腾腾的年糕擀成圆月形状,铺上清晨现挖的冬笋丝、炒得酥脆的米团,石臼发出闷响,震得我虎口发麻,却听见围观的堂妹拍手欢呼:“哥哥打出年轮纹啦!”

青石臼里沉淀的何止是糯米香?那些随木槌起落飞扬的,是温岭人骨子里对土地的眷恋,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在蒸气里发酵。当我的掌心终于磨出薄薄的米团,忽然懂得:所谓年味,就是石臼里千百次捶打出的柔韧,是时光慢熬的甜,更是血脉里汩汩流淌的热闹传承。

